

拾遺卷之十四

古人已往天道良幽真屬疇辨休咎孰由稽古
談天闕遺是搜故老所傳殘編所留蒼茫遺集
抗懷千秋志拾遺

古蹟

事不耳聞目見豈容臆斷其有無然而一名一
物皆嗜古者之所流連也斜陽古道立馬濛濛
茫茫者安得問諸九原哉與其過而去也毋寧
過而存之雖間有所疑不妨廣爲考辨要之自

昔流傳不可闕也蓋世遠年湮蹟之存也亦僅矣

甘泉補

在河北寺東南數武清泉滄然其味如醴康熙三十九年九月

聖祖仁皇帝駐驛於此飲而甘之以龍袂封焉一入

御嘗千秋生色其亦斯泉之幸歟列諸古蹟第一慶其

遭也○近年頗爲土人所據汲綆維艱乾隆十年知縣洪肇楸出示禁止邑人作甘泉記勒於

石

秦城

在縣南十里秦時始築八景中所謂秦城烟柳者也所傳異詞余附辨於左

按舊志註云唐太宗東征築城於此以太宗初封秦王故云秦城夫親征高麗乃太宗十九年事而仍秦王之稱吾有以信其不然矣然則燕地也而云秦城其無所取乎曰有之方輿紀要云秦始皇并燕築城置戍此則秦城所由名也本秦時之所築而太宗曾駐驂焉故其地益因以傳耳不然東征高麗此地去高麗尚遠也跨海而築城於此何爲者哉至因邑有秦城烟柳一景乃探唐李益詩以實之則更非矣八景之名明時始有李益唐賢也安得而咏之嗚呼扣

盤捫籥輾轉相訛如此類者可勝道哉或曰金章宗所築邑建於金因襲秦故蹟而城焉蓋爲近之

三义城補

當卽今三岔口見新唐書地理志註名勝志亦云在寶坻縣東北

石幢

在城中雕刻工絕其柱鐵其頂金舊八景中所謂石幢金頂者也杜文端易之今仍補入說見二卷○寶邑城形四面皆凹下而石幢獨聳峙

其中乾隆七年知縣洪肇楸延堪輿相度地勢
謂龍自乾亥轉壬入首結成太陰金星中心凸
起是謂金星現面金空則鳴向四圍均填以石
金不靈矣乃令人發石平土如金窩形近科來
登第不絕術士言果驗

淤泥河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舊志云唐將羅士信征遼
高開道失陷於此通志因之然亦附會說也

按舊志指秦城爲唐太宗征高麗時所築遂旁
及羅士信高開道以附會其說然附會愈多其

訛愈顯考士信以武德七年殉節洛水距貞觀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時已二十一年矣至高開道於武德元年陷漁陽郡自號燕王因幽州總管羅藝請附繼又圖藝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逮羣盜盡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卒爲其將張金樹所攻自殺亦在武德中并未嘗與士信比肩事唐安得有同伐高麗之事乎惟與羅藝時合時離曾以輕騎五百抵幽州及遣謝稜詭降於藝俟藝至縱擊之出入此境亦未可知而耳食者遂以此羅誤彼羅耳

糧河

在縣南五里古海運故道也元世祖以越海不便塞之今河形尙存

舊縣治

在縣東門內渠水之南大覺招提之西金大定十二年王禔爲縣令卜治於此明洪武元年乃遷新所

權鹽院

在縣東北隅後唐同光中鹽使司所居也元至正間邑人劉深朱斌普顏卽其地創設儒學

歇馬臺

在縣南五里相傳金章宗駐驂處

遼碑

在縣廣濟寺內遼重熙五年立刻銀青榮祿大
夫檢校司徒宋璋記其碑光瑩澄徹對面可鑑
叩之有聲鏗然故舊名透心靈碑餘分註八景
及廣濟寺

舍利塔

補

在秦城中金大定十年重建其塔旁有志云前
大安間所建考遼道宗本紀太康十年十二月
改明年爲大安蓋遼道宗年號也

舊朝霞寺

此古寺非今在縣西者也明弘治朝莊公修縣志已載入古蹟中註云舊志有朝霞晚照之景今廢但未詳其地又不識所謂舊志者元本耶抑明初本耶

羅將軍墓

在縣北羅村相傳羅士信葬處也征高麗經此道卒葬焉按此說本名勝志舊志採焉然考之新唐書亦不合朱彛尊竹垞曾有辨附後

新唐書士信從秦王擊劉黑闥洺水上得一城守之城陷不屈死王購其尸以葬初士信爲裴

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歛葬北邙以報德
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然則士信之
墓當在北邙矣

○見日下舊聞

機祥

懼古蹟之遺也故掇拾而記之機祥何以列拾
遺曰亦得諸父老傳聞而可補五行志之缺者
也但此地自北魏廢入雍奴遼又析於香河自
金以前靡得而紀矣雖境隸漁陽范陽機祥之
見者亦多然史無專屬安必定爲此地事耶舊
志載唐天寶元年五星聚尾箕一節不知特星

占耳非禳祥也曷爲干餘年間獨錄此哉有其
縣斯有其應余故斷自金始而以後悉詳補焉
金

至寧元年八月癸巳衛紹王遇弒海水不潮寶
坻鹽司懼虧課致禱無應九月丙午宣宗卽位
乃潮

元

至正元年二月饑賑米兩月

十九年蝗食禾稼所至蔽道人不能行入人屋

室乃大饑

二十九年大饑發通州河西務粟賑之

延祐二年七月大水按至治元年泰定二年皆

有水災

泰定三年七月大風雹折木傷稼

至順三年八月饑

明

弘治二年大水饑六年鬼兵動潞河以東村落

居民奔駭渡河多溺死者然民以得賑安集如

故亦竟無兵事

邳隆之世災轉爲祥無他德有以勝之也九年水七年旱曾何病於堯湯也哉有明一代之治首推孝宗是以災不病民雖鬼兵動潞河非常之變卒有其象而無其應昔人謂災異爲禳祥有以夫

正德七年黑膏見民間男女多被抓傷夜則鳴鐘伐鼓以防之月餘乃息

嘉靖二十五年大水無禾

三十二年大水饑

三十九年蝗食麥禾殆盡

正統戊辰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

萬歷間出一水獺至旱年不見

崇禎十三年大水無禾

十四年旱飛蝗蔽空邑令漆園捕蝗三十石大
饑民相食

國朝

順治八年原隰皆登大有年

九年十年十一年連大水武清縣要兒渡口決
直注寶坻淹沒田廬民人流散奉

旨發庫遣大臣賑濟民乃聊生

康熙十八年地震自西北起壞房屋民則無恙
各村莊見白兵抄掠官兵捕之寂不見是年秋
禾大稔

二十年彗星見白氣經天數月方消

二十九年大水民禾俱沒

詔發庫賑之并免租

三十二年大水

詔盡免今年租

三十四年蝗起武寶界遣官協捕不成災

四十二年西河水漲高地禾稼盡淹奉

旨清查被水地方免今年租半

四十六年北河口隄衝決村落皆淹人民幸無

恙

五十二年水逢

聖祖仁皇帝萬壽肆赦賑饑蠲賦民忘其災

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夜疾雷飛電大風拔

木

雍正二年大水

世宗憲皇帝遣官查賑

三年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高麗國遣
陪臣入賀○是年復水發太倉米賑濟自十月
起至明年三月止全活以億萬計
八年八月地震是年大稔

十一年水發粟賑八百一十五莊

乾隆二年大水

詔有司賑濟

五年水賑如前

八年五月大暑人多暍死

上命地方官設冰廠施藥以濟

九年夏久不雨

上虔禱甘霖大沛是秋有年

論曰甚哉考信之難也非博綜羣書其孰從而求之然要以正史爲斷蓋一切畧具於史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是者可與史參其訛者亦可與史証也卽時地屢易空疎者畧焉一按史

而胡弗釐然在耶予志拾遺於古蹟則援史以
明於襍祥則據史以補非敢自侈博綜區區掇
拾之心或已勤矣後之君子與我同志願更詳
考焉勿以標新領異與王子年之拾遺同類而
視之也

拾遺卷之十四終

別錄卷之十五

梵宮琳宇祀典有闕黃冠緇衣人物未列拾遺
所餘封表所軼例以義生名由類綴收羅紛綸
以當叢說志別錄

遺利

青牛去白馬來二氏之興由來久矣而此地自
五代後入遼金俗尤崇信其教道院招提宜其
衆也雖不得臚於祀典與武廟文閣並列然而
數百年古刹如遼之碣金之鐘猶嘖嘖稱勝景

焉况莊嚴色相至今其儼在乎

廣濟寺 在縣西街結構精巧其中三大士暨

環侍諸天神貌一一奇古不類近代衰或曰乃

劉元所改塑也有遼碑二一銀青榮祿大夫檢

校司徒宋璋佛殿記太平五年立今尙存一重

熙五年立年號猶標記於碑旁蓋卽一碑而上

下連書者後斷其半碑下尙餘字蹟寸許殿後

爲寶祥閣高數十尺登眺崆峒諸山歷歷在目

今少司寇錢公陳羣題額潮音勝地兼書二聯

大覺寺 在縣東街亦遼重熙時建爲神僧洪源常住其法嗣又建彌陀殿與兩廡及藏經所治鐘建樓工制瑰麗其鐘卽曩訛爲南海浮來者也舊志以爲金建亦誤

洪福寺 在平政橋西北亦古刹也高閣峻嶒虬松遠蔭渠水經其前新秋澄霽一望葱然

朝霞寺 在縣西五里殿西五十步許有臺高二丈餘上爲準提殿相傳日將出先有光射於殿角日没亦然按明志註云舊志有朝霞晚

照景今廢縣西寺非故址也則知杜文端復補
入八景時久異晚照之舊矣

觀音寺 在縣東門外東南隅

興國寺 在文明橋北內有觀音閣

廟三皇廟 在縣西門外

東嶽廟 在縣東門外

真武廟 在城內東北隅明永樂時勅建嘉靖
增修臺可十數仞由甃砌直北上憑欄俯眺夾
道大樹鬱鬱森森亦快觀也有邑人芮元采碑

記

三官廟

在縣城內仁賢街

藥王廟

在縣北門外四月二十八日傳爲藥

王誕邑人演劇三日遠近畢至內有德徧羣黎

四字額陳曠書

碧霞元君廟

在縣西門外

火神廟

在縣南門外西南隅凡二層各三楹

國初築甬道立山門歷九十餘年已成廢址乾

隆八年知縣洪肇赫捐俸倡建有碑記并題額

曰重明麗正

劉猛將軍廟 乾隆七年知縣洪肇林先奉主

於八蜡祠內顏曰功襲二嗇仍應專廟尙有待
焉

觀

玉皇觀 在縣西門外

三清觀 在縣西門內有古碑文已迷漫細按
之乃金大定二十九年三月法師元命真人所
刻法錄也惜下書中都某名不可辨識矣

蓬萊觀 在縣東五十里

菴 東方菴 在縣南門外東一里許

西方菴 在縣南門外西一里許傳有異僧至

盤山頂禮得舍利歸建塔事見下

興隆菴 在縣南門外

白衣菴 在縣西門外

堂 龍王堂 在縣西門外每遇久不雨輒往禱

老君堂 有二一在段各莊一在王甫營

三教堂 在雲津橋南近奉文議裁

僊釋

儒者不談方外謂近幻然而修真入寂彼亦自有得力焉用志不紛乃疑於神豈怪也哉觀元命真人授籙及洪源茶毘事所得力可知矣谷神不死太上無生其來其往吾烏乎測之

金

元命真人不知何許人大定二十九年三月於邑之三清觀闡揚法籙有天丁力士惟變吾之真神猛火流金豈離吾之真炁不懈不退必靜必清姑射境界只在目前云云後不知所終邑

人刊錄於觀碑末標云太上法師蓋金所勅封也

元

劉元少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
尤工搏換術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
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又曰脫活凡兩都名利
搏土范金一出元手神妙無比嘗塑上都三皇
見者謂造意得三聖人之微後大都南城作東
嶽廟元爲造帝像巍巍然帝王度也欲肖侍臣

久未措手適閱秘閣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
得之矣遽走廟中應手就觀者歎絕仁宗嘗勅
元非有旨不得爲人造他神像賜昭文館大學
士正奉大夫秘書卿

按劉元事載元史阿尼哥傳輟耕錄亦採之舊
志誤爲藝元而他志則又別作元藝蓋以元事
載元史藝術傳而輾轉傳訛也卽以
史所載姓名姑弗深考况其他乎

遼

洪源重熙間自潁州來於邑渠水陽建彌陀舍
澹然棲遲冥心入道忽一日趺坐化其徒闍維

之烈焰已絕色身如故乃作龕供佛側髮鬢髮
長月一削之後有女子摩其頂髮遂不生

按燕山叢錄載此事云異僧洪源不云常在自
舊志作常住而他志乃皆改住作在矣以張瓚
記核之始知其所由誤瓚之記云下管院句在
新倉水南句始遼重熙間老僧常住句蓋謂下
管院者乃老僧之常住常住猶方丈非名也邑
志旣謬以常住爲名後之見瓚記者雖心知其
非而未考老僧名姑易以在
耳余故參燕山叢錄改正之

永如居縣南郭西方菴嘗遊盤山至天城寺求
佛舍利遶塔禮拜精誠迸至越三日夜忽夢舍
利數顆從空下覺視之則燦燦然舍利也永如

持歸建塔表焉見盤山志

按盤山志載此不詳何朝及訪之西方菴僧云聞菴建於明內亦無所謂舍利塔者嗟嗟祖父所流傳而子姓不能舉比比是矣獨何怪於僧哉考邑有舍利塔者在秦城乃金大定十年重修豈卽永如之所建耶且西方菴何必定始於明塔又何必定建於西方菴也姑附諸洪源之下以俟再考

明

朗然住林亭口之小菴持戒刻苦行止端方里人重之一日遇老僧於山授念佛法歸依教行三年感內火自焚煉身不壞若古銅鏗然有聲

今猶供菴中盤山智朴師曾有詩示諸禪者

國朝

了宗禪師名超見邑楊氏子母夢僧至其家云
自南海來遂生師八歲業儒及弱冠於諸書過
目輒諳會久染疾父母以其前世僧也許出家
立愈薙髮龍泉寺後南行叅天童雪竇二公言
下俱有省歸聞大博乾公開法盤山不解包而
行至乾公錄爲弟子後代主講座四方聞其名
競請出山凡十座道場嘗作偈云鐵樹開花磐

石長藕虛空點頭佛殿倒走四句中盡體用擒
縱之旨晚還住古中盤康熙丁卯闡法瀋陽十
月二十三日忽集衆索筆書卻來游幻海個中
無變改欲識本來人十五字點首云在遂擲筆
而逝

臆語

仙釋之蹟人以爲荒誕也而忽之不知古今茫
茫如夢如幻復何所不有豈獨方外也哉卽余
所聞寶坻一邑事其奇絕者正多矣余旣採五

行休咎入機祥卽其餘亦不欲畧焉至一事一物之有關斯境者雖介在疑似未可分見諸傳中亦不妨附編以備叅考云

漢時此地名泉州縣屬漁陽郡王莽篡乃更漁陽郡曰北順漁陽曰得漁狐奴曰舉符路曰通路亭泉州曰泉調見漢書注而水經注沽河亦云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王莽之泉調也

三國志烏丸破幽州畧漢民合十萬戶遼西單于蹋頓尤強曹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施

水經注作庫池

入派名平鹵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
渠水經注所引曹太祖從洵口鑿渠逕雍奴泉
州以通河海者也但渠爲曹公所鑿而泉州之
名已久水經注乃謂上承宰池水於泉州縣故
以泉州爲名殆謂渠因縣得名非謂縣以渠得
名也須辨

劉松自稱漁陽王據冀州劉放往依之說其結
納曹操會將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舉雍奴
泉州安次以附之事見謝承後漢書及漢末英

雄記

前後漢書俱云泉州有鐵按鐵多產於山而境內無山未詳所出或云邑有焦山寺卽曩出鐵處也或云在蘆臺今實產鹽豈物產因乎地運固有今昔不齊者耶

唐末乾元元年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軍節度使及朱全忠篡唐國號梁仁恭子守光亦幽父而自立置蘆臺軍於海口以備滄州梁乾化元年守光僭稱燕明年晉遣周德威會鎮定兵

攻之擒其將單廷珪於龍頭岡三年正月拔順
州二月拔安遠軍三月進克蘆臺軍此劉晞顏
縣記所以有破燕軍於龍岡收復蘆臺軍說也
蓋總括之辭耳爲考其本末如此

五代時南北分據限以疆界幽燕之地鹽絕者
歲餘百姓病之忽有姥語人曰此地可煮土成
鹽遂教以煮法不數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謂
爲聖母

邑有北潭北通薊運南入於海當秋夜則月印

波心最爲奇絕昔人所以列諸八景也相傳遼
蕭后遺寶鏡于此寶光不散與月爭華殆未必
然考耶律與蕭世爲婚姻故遼史后妃傳蕭后
什之八惟感天后當宋太宗興國四年深入時
親臨戎馬以退宋師最後則德興元年四軍大
王奉蕭后由松亭關出走二后曾道經於此餘
無聞焉所指當屬何后耶又或謂下有千年老
蚌孕珠吐露光怪後爲識寶者攫去說尤不經
以余考之昔也潭今也灘矣深淺不同景亦稍

別焉然清光激灑終古不改何鏡珠之足云

邑大覺寺有張瓚碑記瓚見中州集序云字器
之河中人才氣超邁時輩少見其比年未二十
以鄉試魁陝西河東不幸早世張吉甫弔之曰
少年讀遍天下書一事不成死於途其爲名流
所嗟惜如此而瓚碑中云屬西來客記其事意
亦曾信宿此鄉者耶

金章宗卽位十月丁亥次寶坻庚戌中侍石抹
阿古帶刀誤入駐蹕所罪應死詔杖八十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僉大都屬邑編民三百戶
立屯於大都之寶坻縣爲田四百五十頃所收
子粒赴太倉及醴源倉輸納當卽明之所謂邊
地也

劉將軍墓相傳征北陣亡喪其元賜金製之遣
官諭祭故至今猶呼金頭劉將軍邑人高廣亦
有獨餘荒冢埋忠骨料得英魂恨未平之句然
考邑止有劉元帥深之墓深曾建學祀鄉賢未
聞死北征意別有一人耶

元吳師道陳教授捕蝗寶坻歌有云寶坻從事
心獨苦調選強力休罷癘焚香禱神神與通蝗
自相食一夕空蓋異事也惜陳教授不知何名
志竟不載此事

明靖難兵起朝廷討之建文二年都督平安大
敗燕兵於楊村明年正月復通州不克蓋皆戰
於武清寶坻界也

明嘉靖間大龍潭出一水牛大如雄犬人逐之
毛一抖出水如驟雨可射二丈許年餘不見

明正德中大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刦掠畿輔
勢如風雨命御史薛鳳鳴出捕五年庚午斥爲
徐州驛弓手尋復之而獻徵錄分省人物考乃
云薛鳳鳴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
門外投牒訴寃真不經之談也至明史所載本
屬毛西河藁西河每好異說恐亦不足信

明萬歷中知縣了凡袁先生之官奏免寶坻浮
賦先是袁公素行功過格夜夢神人語曰滿萬
則功德圓矣至是乃以疏一免賦萬此余祭先

生文所以有一疏奏可萬戶生眷句也

戴斗夜談云五刑宮次於大辟肉刑旣除墨劓
荆永革矣惟京師民間生子者私自闢割何其
忍哉高工部知寶坻縣事下車禁私闢甚力終
其任無敢犯者洵美政也按了凡先生合寶坻
時曾嚴禁之其又在高公先乎

明時自王振劉瑾迭用事故畿內私闢者多化
振瑾之屬也如邑中花石廠貢銀魚皆中官掌
之大爲民害然間有善良者亦不容沒如崇禎

時徐養民張行素者知敬禮賢令戒同輩無生
事頗爲此中錚錚者聞甲申三月十九日二人
同殉國難云

燕山叢談載寶坻銀魚都下所珍北人稱爲麩
條魚形似東吳鱸殘而倍大出海中蛤山下秋
深霜降上溫泉產子映日望之波浪皆成銀色
人每候其至網之又詩草木蟲魚鳥獸疏云漁
陽泉州鱖似魴而頭大幽州人謂之鴟鷂亦謂
之胡鱮

方輿紀要云王甫營在縣北三十里又縣北八里有橋頭店縣東南百二十里有黃沽莊俱官軍巡戍處籌兵三十六字云寶坻之艸頭沽至豐潤之黑雞地宜各以衛兵守之

舊志載李益秦城烟樹詩薊邱雜抄亦沿其誤今按李君虞集其題爲送客還幽州原非咏秦城烟樹也因詩中有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雲樹遠依依之句莊公禪特借用詩意以定景名耳而後遂改詩題以實之則傳會甚矣

崇禎三年縣東長源莊乘亂剽竊未幾有神龍
張爪鼓鬣電沙眯目揚屋石頭畜於河隔岸凶
黨多支解所掠物暴露樹杪其善良悉無恙

崇禎九年

大兵攻寶坻知縣趙國鼎率同城守禦甚力有守備
某者覘我營不過數千人意謂出不意發大礮
可立摧也方架礮架折忽倒退飛裂如霹靂城
崩幾無噍類蓋亦劫數使然耶

崇禎十五年大盜蘓鳴秋結其黨斬時魁姜計

民等聚衆於寶坻之埋珠莊知縣高承埏以計擒之

杜文端爲相時京中有無賴子偶與騶卒鬪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又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乃去酒旣醒或告以昨日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仍予之金令改行生理其人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爲善人

康熙十八年石幢傾碎有一銀匣長五寸上下

左右俱二寸內藏佛牙一對長寸五分重修時
仍入於內

康熙三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駐蹕河北寺井內泉湧甘冽徧給大官品
食以龍袱封之及

駕過井水仍舊蓋爲

聖人獻瑞也

貢生王敬祖年十七病目常虔誦白衣觀音咒
康熙己巳四月二十六日夜夢一婦人素衣澹

牧手啓敬祖左目以小鉗鉗之出血筋長可寸
許復啓右目鉗之其血筋亦出而中斷謂之曰
爾目無恙矣質明視物瞭然惟右目歲或間發
自是合家持此咒不懈益虔盤山拙菴禪師智
朴作王敬祖傳

邑每遇伏汎水流至海而沿海一帶陡高丈許
遮截內水若驅之使回者邑人謂之攔江直待
白露後漸次就平遇水發亦不爲害矣此殆海
運之由於氣化者歟抑本境防水但知堵塞不

言疏通洵河湮羣沾淤值伏汎海水方怒而欲
上故內水犯之而還却歟俗乃謂下有千年鐵
鍊能興波駕浪如鄱陽湖之三稷然余未信

邑每逢辰戌丑未年春夏交湏火潛發洪波沸
揚焦楹灼櫟浮溢海面百里內外皆蒸然不可
邇嚮邑人名爲海燒海燒者云海龍王燒宮也
其說雖荒唐要亦有本按杜光庭錄異記載海
龍王宮在薊州東海之在寶坻非薊東耶又蓬
溪縣志所記有火泉海燒者與此亦畧相類

八門城是因城得名至今尚有城基有八門故名八門城土人耕田有獲箭鏃者有獲甲葉者創自何代無從查考

義冢

二氏之勸導民曰超昇曰普度此民所樂聞而其教所以行也亦思一介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其境卽在目前乎卽如枯骨飄零孤魂暴露應亦仙佛所同惻然也建設義冢澤莫長焉出於良有司固當不朽而鄉黨中之慷慨

捐施者其名亦何可沒哉附錄於此以別封表
中冢墓云

一在城外東北隅原地六畝明弘治間知縣莊
禪廣之共地十畝

一在城西三里許明嘉靖中知縣唐鍊擇高埠
地三十畝植柳築封聽貧民瘞葬

一在城南一里許計地十畝五分生員苑因郝
應登王訪箕陳文炳李攀龍同買民地施爲義
冢

一明崇禎九年因兵火城中死亡男女數千餘人俱火化收葬一冢在東門外一里許大道南其未經火化者貢生陳應瑞於西門外施地十二畝立冢收葬

論曰余志中所編卷目於一目中各統數節都與舊志異惟別錄一卷則彷彿舊志所謂叢紀者抑用意則有間焉別寺觀於祀典別仙釋於人物別賸語於拾遺別義冢於封表其諸類而不類相與爲類者歟且寺觀仙釋本相比附而

賸語近梵譯之幽奇義冢隣法門之方便其義殊有可通者非若舊志之僅視爲零雜數也然此卷成而邑中零雜之數亦畧盡矣

別錄卷之十五終

集說卷之十六

諸卷釐然細大畢該復申其要以諭後來利源
勿棄弊竇勿開下抒老謀上秉

聖裁成說具在尙其念哉志集說

河隄

太史公河渠書蓋本禹貢備記水功扶風因之
作溝洫志非如桑經鄴注僅詳原委已也近畿
輔志於山川外另載河渠得史義矣邑去京不
二百里境內大川於雍正四年八年間荷

世宗憲皇帝

命 王大臣相度疏濬水潤泉甘年豐人樂我

皇上繼志績功永圖善後則仰體

聖心而勸導小民俾時時爲保護計殆牧民者之首
務哉用冠集說以誌萬年清晏之休云

窩頭河一統志所謂蒼頭河也在香河縣西北
二十里上通牛欄山水窩頭莊水下通三路隄
口一由李家園坑隄口入北吳村一由明星堂
坻口入甘十八堤一由東凌莊至南吳村入板

晉口運河此水本無源伏秋衆水會於窩頭徑
香河縣百家灣東與渠水合流東逕七里莊入
寶坻縣界東過城南之西石橋至王補莊與鮑
邱河會雍正四年派工員王乾德等濬之起百
家灣至八門城計長九十五里時議堵七里莊
明口一道以汛發流注寶邑輒淹東北村莊也
爲香民所阻而止至八年

欽差親勘有益於寶無損於香乃令堵口勒碑永遵
鮑邱河發源密雲北山經三河夏店等處至邑

之虎將莊入境起

省志云自魚椿起

至王補莊與窩頭

河會計長五十六里雍正四年派工員佟保等

疏濬其八門城出口河身淺窄紆曲乃自林亭

口別開直河一道至尹家莊寬江入薊運河起

三河縣之料馬莊迄邑之江潢口長一百八十

餘里雍正四年派舊令程璇等裁灣取直改爲

欽隄又以隄西北一帶村莊雨潦停積每妨耕稼相

度於魯沽長亭二莊各建石閘一座俾潮汐通

流兼資灌溉

青龍灣引河由香河縣三百戶青龍灣石壩分
流至西楊家場入境起至寧河縣之寧車沽止
計長九十里舊志藁作一百餘里雍正八年派香武寶三
邑承修

支河自邑繡針口起至梁家沽入八門城大河
計長八十餘里雍正八年就青龍灣引河工程
內挑濬

以上諸河皆於雍正年間施工以次底績然享
聖人之成勞則善後之方愈不可一日不講也何者

水勢之大小不定工程之險易無常因乎地亦隨乎時量度經營歷年勿怠則小有罅隙俱得先事而補苴之何至臨期潰決張皇入告哉邑舊令程璇久於工次曾著渠陽水利一帙今特就其大意衍之亦參附以已見焉

邑之水災向莫甚於三岔口逼近薊州薊水橫溢邑市且舟自邑令丁應詔槿石塞之繼以袁黃張兆元力持其患乃息嗣後勢殺於三岔乃專聚於白龍港矣今已培厚加高可無衝決但

每年汛發當令巡河老人率莊民防護其凌眼
莊以下一遇水漲北岸直抵玉田山足屆白露
方消邑所以有攔江說也每年農隙須趨夫填
土臨期尤嚴諭老人督率巡視乃免汕刷若楊
木莊一帶隄工未有專管應令近村修補殘缺
更於本莊設立老人以司之自八門城至張頭
窩向有舊埝宜修不宜廢或恐有隄圈障遇水
漲難於播麥不知雨甚止失麥秋若無隄東南
一帶悉付波臣矣豈但無麥已哉但當時時查

看見外河水退卽開隄放之放畢復堵亦不至
有悞藝麥也而築隄以捍水尤須栽樹以護隄
誠使樹植茂盛則根柢日益蟠深隄岸亦日益
堅固栽樹宜春分然聞之老圃云每年十月內
將樹枝深埋岸側以土覆之過冬木性與土性
融逢春易發此法之至捷者也向來邑令屢更
無暇督理老人又率多輪當者歲終一換因循
觀望以致種植不時防護少具乾隆六年後知
縣洪肇林之任卽傳諭老人先期栽樹惰者懲

之數年以來夾岸成林四圍如蔭不獨護隄且壯觀焉至隄有離河頗遠而其外臨河處又有小隄邑人呼爲子埝如厰家窩王家莊苟家莊張頭窩皆有之應令居民時修以爲大隄外障兼防麥秋汛水倘引水灌溉田園則用磚於埝根砌小涵洞以通水道費亦無幾尹家鄆居民用此法現獲其利宜仿而行也八門城以上小河俱係舊埝惟楊剛莊陳唐莊埝基卑薄楊剛當新開河口之下溜非用葦樁加幫未能完固

而陳唐亦係水窪當春季水涸時宜挑土以填西北一帶之籬籬係焉若東南村莊多有通潮沽道向年水滂民力維艱淤塞不治比值水利大興之後水有所歸况年穀順成物力漸阜若當三時之暇於七十二沽故道漸次開通其利可勝言哉總之境內名川甚多旣築隄以防外障必疏水以通內壅凡四鄉內外皆可各就其所近而次第圖之卽古者溝洫遺意也愚於鄉間橋渡中言之詳矣可合參焉

附

新河在邑東南二百四十里許自直沽河口起至北塘河口止徑四十里明天順三年始鑿嘉靖元年復濬之名曰漕渠入

國初渠廢康熙三十四年重開新河一道長二千一百八丈底寬二丈面寬二丈五尺深五尺每歲檄隣邑協修雍正十年分設寧河縣其河則寶邑承挑一千一百丈寧邑承挑一千零八丈著爲例至乾隆元年蒙

恩撥帑歲修專歸寧河乃與寶坻不相及矣

〔按〕漕河往時由直沽入東海北抵薊州後因屢
遇風波漂蕩明天順間訪諸熟於地理者云海
濱有二沽一名水套一名新開沽相去纔十里
可通以便漕乃大發夫治之事見李賢運河記
後有淤塞詔三年兩濬夫役之費甚爲邑累我
朝貯漕京通倉渠不復治康熙中以
陵楮轉運不便遠涉海口故重開新河一道於故道
北奉憲檄附近隣邑協修然遇潮水淤塞協修
之夫每尅期不至供役者實止寶民耳雍正十

年後境屬寧河寧邑新立戶少民稀力難獨任
仍派兩邑公修迨乾隆元年

上允督河臣請撥歲修銀兩專歸寧邑挑濬五年又
准動前河臣劉勳完公銀二萬大加濬治嗣後
卽有續修工食皆給諸官而無累於民矣獨是
臨期撥發雖歸寧邑仍總聽於河臣愚意每年
當由河道委員協同寧邑相度估計倘暢流無
淤雖間歲可也或所修少費不妨稍減若所修
多則又應量增勿拘定額乃不至以不足又加

實地果言
卷之二十一
一
派於民也於以仰體我

皇上卹民至隱而仍無悞於工程倘亦有更宜變通者歟

營田

畿甸固三代井畝區也地利之異於古則人事失耳倣遂人之制以興稻人之稼莫善於營田雍正四年設京東京西京南天津營田四局濬流圩岸建閘開渠督官爲經理其工本則借帑以給先自京東局始寶坻隸焉自五年以迄七

年委員倡率瀕海潟鹵漸成膏腴後率改爲蔬圃其現存者祇十之三則以北民不習挽漑憚勞故也今備列之俾民知美利之不可輕棄云雍正五年縣東南尹家園八門城等處營治稻田共二十五頃五十三畝九分五釐五毫農民自營稻田共三十四頃二十八畝七分九釐三毫

是年東窩南窩岳旂崔成四莊江潢口齊家沽等處共營治稻田三十三頃四十五畝農民自

營稻田四十九頃八十一畝一分五釐三毫歸寧

河

雍正七年縣東南下王各莊等處營治稻田共

四十四頃七十九畝四釐農民自營稻田共七

頃五十八畝七分四釐

是年梁城所及蘆臺等處農民自營稻田共二

十頃三十九畝九分六釐歸寧河

雍正九年本邑改旱田四十六頃五十三畝四

分

是年新設寧河亦改旱田三十七頃一十畝七分四釐

[按]明臣袁黃爲寶坻令開疏沽道引辱潮河於壺盧窩等村教民種稻刊勸農書一卷詳言插蒔灌溉之方蓋潮水性溫發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雖少雨之歲灌溉自饒猶江浙所謂潮田也維時寶坻民尊信其說踴躍相勸及袁公去而其蹟廢焉逮我

憲皇帝設局營田而此地隸京東局三載之中具有成

效乃北農未諳車戽以挽漑爲苦其瀕海者又素利魚鹽不以沾塗自給故多改爲旱田其實若依袁公遺制躡而行之豈有不治之田不稔之歲哉其書凡八卷有天時地利田制播種耕治灌溉糞壤占驗之目惜舊本多殘缺者宜廣刊之使家有其書志中亦不能悉載今於田制灌溉二項中采其尤切要者如圍田塗田沙田之名水柵水閘水塘之制以及翻車翻車之用水轉牛轉者與筒車連筒架槽戽斗諸法具載

於左皆鑿鑿可行不獨營田宜之卽通境治田之法亦庶幾畧備焉

圍田築土圍之環而不斷隨地形勢四面各爲

大岸其中又爲小岸岸下有溝以泄水也外水

護則內皆稼地矣○**塗田**瀕海之地潮水往來

淤泥常積鹹草叢焉挑溝築岸樹立椿橛抵潮

汛也其田形中央高兩旁下約可十餘丈卽爲

小溝百數丈卽爲中溝依次加展以注雨潦謂

之甜水溝曰甜水取其能刷鹹也初種水稻斥

鹵盡乃種稻○**沙田**沙淤之田也民間率視爲棄地不知正江淮間所爲腴地也地近水故潤而不枯澤而不燥四圍宜種蘆葦內則普爲塍岸可種稻秫等或中貫湖溝或旁澆大港旱則溉澇則洩較勝他地焉○**水柵**排木障水也若

溪岸稍深田在高處於溪中作柵過水使之旁出下溉田所其制當流列植樹椿椿上枕以伏牛擗以粒木仍疊塊石衆槌斜出以邀水勢○

水閘開閉水門也間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

跨津築壩以滙之前立斗門甃石爲壁叠木作障以備啓閉如遇旱則撒水灌田爲益實多○

水塘卽洿池因地形均下用蓄水潦周禮所謂

以瀦蓄水者也或修築圳堰以備灌溉田畝兼可蓄魚鱉栽蓮芡凡陸地平田別無溪澗井泉以溉者救旱非塘不可其大者則爲陂塘古所傳如廬江之芍陂黃陵之雷陂潁川之鴻隙陂沛都之鉗廬陂各溉田數千頃能別度地形亦效此制利莫大焉○**翻車**江南所常用也或曰

漢畢嵐始造之或曰魏馬鈞作其制壓欄有木
列檻有椿車身用板作槽短一丈長倍之皆酌
岸之高下濶自四寸至尺許高約一尺槽內架
行道板一條隨槽濶狹視槽板首尾俱減尺置
大小輪軸同行道板上下通週以龍骨板葉其
在上大軸兩端各拐木四莖置岸上木架間憑
架踏木則龍骨板隨轉循環行道板刮水上岸
凡臨水地皆宜用之若岸高則車與車相接或
兩或三掘小池倒水而上之車亦有水轉者其

制畧同但於水岸邊掘狹塹置車於內軸外端
作豎輪一輪傍架木立軸置卧輪二輪有上下
之分上輪適與車頭豎輪輻支相間乃擗水傍
激下輪既轉則上輪隨撥豎輪而翻車盤旋水
汨汨乎倒上矣此卧輪制也若作立軸則別置
水激立輪輪輻之末承小輪焉輻頭稍濶以撥
車頭之豎輪此立輪法也當各視其水勢隨宜
用之車更有牛轉者則於無流水處用之其車
如水轉卧輪之制特去下輪置諸車傍岸上用

牛拽輪則翻車隨轉比人踏功將倍之筒車流水筒輪也輪大小視岸高下酌之使輪高於岸筒貯於槽自上流排石倉斜擗水勢急湊筒輪其輪就軸作轂軸之兩傍度於椿柱山口內輪軸間受水板外又作木圈縛繞輪上繫筒於輪之一周有竹者有木者水激轉輪衆筒兜水次第下傾於岸上所橫之大槽其名曰天池連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去水泉頗遠不便汲乃取大竹內通其節令本末相續連延不斷閣之平

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之飛數尺注池沼架槽木架水槽也間有聚落去水既遠各家同力造木爲槽遞相嵌接不限高下引水而至如泉源頗高水性趨下引之特易在窪處則當戽水上槽亦可遠達遇高阜阻礙或穿之或鑿之遇坳險則置义木駕空而過其在平地引渠相接左右可移每村公製日用交濟何利如之戽斗挹水器唐韵云戽抒也凡水岸稍下不容置車當旱時用戽斗繫以雙縷兩人掣

之抒水上岸以溉田稼或柳筭或木罍從所便

焉

惟此法邑人多用之

○以上諸法乃勸農書中簡便易

行者得此法也地無論高下時無論水旱皆有

可以人力勝而不徒聽命於彼蒼者又豈獨營

田也哉

附

邑東南一百三十里有七里海者計二百五十

二里有荒地二萬一千五百餘頃明正德中太

監汪直立莊其中相傳為御用監公物而民墾

其內者一千四百六十餘頃嘉靖初有姦民以

水退地百餘頃欲奪民業投獻內監民訴闕下
遣主事柴儒往勘還奏曰民之久業輸糧飼馬
煎鹽輸稅養生送死出其中不宜漁奪惟水退
堪熟地可入本監然亦當聽民漁獵樵採上曰
地旣勘明如擬撥給內監餘悉與民經世挈要
云寶坻有七里海足以浸灌千頃田今皆棄爲
汙池誠師虞集海田之議用脫脫營田之規墾
之歲可得粟百萬斛然其說實非也是本無源
之水北運河青龍灣藉以蓄洩其西北爲鯽魚

洵又北爲香遊洵遊一作油洵雨多則聚潦歸焉旱

年諸洵皆涸惟此海尙有寧車沽一道下通北

塘潮汐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查歷至此委員

開挖長四十里以達北塘估帆來往小民便焉

向有附近居民報墾升科有司不察反以增賦

爲已績故七里海年來涸減浦淑變爲萊蕪亦

有報糧認業者夫寶邑地本卑窪惟近城二三

十里爲高壤雨水過多全恃七里海爲容蓄若

乘其減涸逐漸認耕所害多矣近畿輔通志詳

哉言之慎無惑於經世挈要之謬說規小利而
忘大害也爰附諸營田後願營田者無議及此
焉

蠶桑

農桑者日用之常經王制墻下樹桑以供蠶事
宅不種者有罰明乎無不可蠶之地也昔者北
方多重蠶江南則否自茨充令桂陽數年乃興
其利史謂江南知桑蠶充之教也今則不蠶者
轉在北矣又當移充之教江南者教之或疑地

不宜蠶禹貢云桑土旣蠶非冀州境哉况考諸前代效之著於此地者彰彰也而桑利甚沃又有不但爲宜蠶計者歷引成說編入志中使知所勸焉

明志成化五年御史葉琪來知縣事勸課農桑物利滋阜是蠶桑之教琪實開之嘉靖初知縣張元相乃建桑園在縣西十五里周圍凡二十畝桑陰蔚然當治蠶時攜筐者相望於道久漸荒廢知縣唐鍊令民墾治復築垣以繚之植桑

數百株視前尤盛焉蓋嘉靖甲子乙丑間事也
至萬歷中知縣袁黃作勸農書一冊其序云訓
課農桑予得專之顧書中詳言營田溉水之方
而不及桑者以其時去唐公未幾桑園之利自
若耳及其季而此地屢經兵燹荆棘縱橫將耕
耨之不獲而何有於桑此桑園所由廢乎及
本朝修志并不載桑園舊名一若從未嘗有桑也
者而蠶織之休久矣其事既廢其法不傳爲可
惜也余故就諸集中採其所經驗者補之

大昕之朝浴種於川風戾以食之參尚書大傳及禮記

蠶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

蠶三變而後消死於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

日而繭見春秋考異

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

雨蠶大善又法埋馬牙齒於槌下令宜蠶本五行書

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見雜五行書

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持箔

籠本崔寔農政紀要

養蠶法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泥屋用福德
利上土屋欲四面開窗紙糊厚爲籬屋內四角
著火初生以毛掃調火令冷熱得所比至在眠
常須三箔中箔上安蠶上下空置小時採福德
上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每飼蠶卷窗幃飼
訖復下老時值雨則壞繭宜於屋裏簇之薄布
薪於箔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

箔

本賈思總
齊民要術

凡蠶始生未齊時先採繁細切飼之

詩所謂采
繁祁祁也

北方地寒桑葉遲發尤宜用之 既齊則飼以嫩桑飼有節將眠

必勤飼之

唐人詩如聽春蠶食葉聲蓋謂將眠時也

蠶婦一夜數起

時其寒煖如寒則薰火於筐旁將老以大蓬蒿

為薪散蠶遍懸之於棟梁椽柱或垂繩鈎戈鴟

爪龍牙上下數重所在皆得懸訖薪下微生炭

以煖之得煖則作速數入候者熱則去穴蓬蒿

踈涼無鬱浥之憂死蠶旋墜無汗繭之患沙策

不住無癢痕之疵室中忌孕婦及臨筐梳櫛

參致

富奇書及齊

民要術註

右皆經集格言所謂明於天時以知物理者也
大約蠶之生也以清明北方地寒則當視桑生
時爲度二十一日而老蠶雖有早晚之別治蠶
不過三四兩月中事民間所以不事此特以木
棉可織彼易而此難耳然棉之工較簡而其爲
利也亦微蠶之工較繁而其爲利也實倍正不
得事彼而舍此也若云難以兼營則更不然績
宜於秋棉宜於冬而自春徂夏之交深閨無事
正當勸於女紅固並行而不悖耳至疑桑少不

足供蠶則又有樹桑之法在若謂樹桑利不若他樹則古所云桑利又不一而足也并附載於後

桑柘熟時收黑魯椹卽日以水淘取子曬燥仍畦種常薹令淨明年正月移而栽之率五尺一根其下常剷掘種綠豆小豆栽後二年慎勿採沐大如臂許正月中移之率十步一樹行欲小犄角不用正相當須取栽者正月二月中以鈎戈壓下枝令著地條葉生高數寸仍以燥土壅

之明年正月中截取而種之

凡耕桑田不用近樹其犁不著處劓斷令起斫

去浮根以蠶矢糞之

具見齊民要術

種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卽以手漬之以水灌
洗取子陰乾治肥田十畝荒田久不耕者尤善
好耕治之每畝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種之黍桑
當俱生鋤之桑令稀疏調適黍熟穫之桑生正
與黍高平因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
調放火燒之常逆風起火桑至春生一畝食三

箔蠶

見汜勝之書○以上詳樹桑之法

凡桑之材多中器五年任爲胡牀十年任爲鞍
橋十五年任爲弓材亦堪作履裁截碎木中作
錐刀靶二十年好作犢車材欲作鞍橋者生枝
長三尺許以繩繫旁枝木橛釘著地中令曲如
橋十年之後便渾成柘橋欲作快弓材者宜於
山石之間北陰中樹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
之處多掘深坑於坑之中種者隨坑深淺或
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疎四散此樹條直異於

常材十年之後無所不任

見種樹經

楊沛為新鄭長課民蓄桑甚積得千餘斛後太

祖軍無糧沛進之

出魏畧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女丁半

之頃之成林人皆歡悅

出齊書

柘葉飼蠶絲可作琴瑟等絃清鳴響徹勝於凡

絲遠矣

見齊民要術○以上廣樹桑之利

剝船

事有本以濟公相沿而不能無弊者則必掃除

而更張之如邑之剝船是也自明永樂朝始設
至崇禎時而派及寶邑矣入

國朝始而減繼而裁又數十年乃并波及之累而
盡汰焉民因嘖嘖焉頌

上之仁不衰蓋革弊若斯之難也然則興一徭定一
制必公私交濟而後可以久行不然如剝船類
者豈少也哉

剝船爲濟運設遇南船膠淺則分剝起運於明

本武清香河鄗

鄗縣今廢入通州

三邑力役照民僉船

自爲撐運以三邑濱海之民習知水性故也隸武清者六百十二隻隸香河灤者共一百八十八隻蓋永樂時舊制云

按武清通州二志俱謂剝船始於本朝而邑舊志不著何時僅謂原屬武清力役不及他邑今以永樂實錄及高公承埏家傳參之乃知不然

崇禎初以戶科給事中條陳始分武清縣三百隻於通州旣而通州武清兩地民交陳艱狀遂派永清縣四十隻東安縣三十五隻而通州以寶坻爲其屬邑遂以一百二十隻強派焉

此以邑舊

志合高公承
堦家傳考之

十五年三月高承堦知縣事乃代里民楊廷選

等陳不便與通州紳魏德藻劉廷諫等力爭得

寢及十六年承堦調涇縣去而剝船之派額復

定矣亦見高公家傳

順治四年仍明制於順天府屬之永東香通武

寶六州縣僉派剝船六百隻每船一隻給小地

十頃免其地糧以供剝運之用通州武清志並同

順治十二年後減寶坻剝船十七隻仍供一百

有三從邑紳杜立德請也時立德方爲給事中

此事不載杜公行狀誌銘中

高公承璉子佑鈺附載家傳

康熙九年科臣趙之符疏陳剝船之不便八請

汰之下部議格不行

見畿輔藝文志

康熙三十九年總督倉場侍郎石文桂疏請革

紅剝船將辦船地畝徵科給運丁費各自帶剝

船以備用如所請行剝船始廢

見武清藝文志

船廢後

部議照漕運例將底船變價繳部每隻銀八十

五兩

康熙四十六年屢奉部催底船價通永霸昌陳道會同酌議每船一隻量捐賠十兩以完塵案詳請咨部部駁仍照漕運議

雍正九年六州縣會詳船係民自造與漕運不同又船戶已絕無可承迫援赦例請蠲雍正十一年直督李公衛懇切具題奉

旨豁免

按剝船之役分任者爲永東香通武寶六州縣其實他州縣猶近漕河惟寶坻距河將及百里

民又止知耕耨不諳操舟勢不得不至河下僱
覓所僱人但知圖利船之破壞沉沒俱置不問
甚至盜米棄船而逸當事但罪業船者以至破
產抵賠其累固有甚於他邑者矣溯厥所由則
自武以及通自通以及寶故明時高公承璫與
通紳魏劉侃侃力爭事雖暫寢後竟爲劉所中
本朝杜公立德任給事時亦曾以爲言得減十七
隻而舊志中復有通州不顧河道遠近謬爲責
派云云蓋但據一方情勢言也竊思以小地十

頃僉船一隻計十頃正課止輸銀二十兩耳僱
船一隻數且倍之且他地偶遇偏災猶將正課
量免惟應船之地永不與焉勿論豐荒概責包
辦偏枯已甚况僱夫逃遁又復責之代賠乎無
論寶坻受累尤劇武通實亦苦之惟武不勝其
苦而分之通通不勝其苦而卸之寶實又止以
距河甚遠仍歸諸通彼此齟齬何怪其轉格格
而不行乎迨趙公石公之疏出合六州縣而陳
其不便請徵科以給運丁言旣公而不私自足

以動

聖主之聽乃舉永樂來數百年重困一朝釋之如解
倒懸無他偏執則交持而不下合圖則交濟而
有功匪獨立言之方抑亦爲治之體也迨後剝
船革矣而部議底船變價巨浸雖平餘波未息
復賴六州縣協詳大臣夕告

俞旨朝頌又豈非以同心故哉獨念剝船一節永樂
世實生厲階至我

朝遞爲減裁裁後又垂及數十餘年而餘波始盡

乃知利不什者不變法動衆勞民大易慎之是又司牧者所當深思而長計也

里役

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特爲游民設耳征力役非古也是以三征交作仁人憫焉後世供費不貲概取諸里里乃重困矣當明中葉後爲尤甚寶邑雖賴楚唐袁張諸賢令先後爲民請命然而炎炎不滅當可奈何迨

皇清受命一切蠲除如出湯火而登衽席休息至今

民直日習而安焉爾矣爰附記明志所載諸里役以見昔日之所有皆今日之所無旣祝永永年代常如此日亦欲小民毋乃逸乃諺沐膏澤而忘勤苦也

洪武初以一百十戶爲一里里分十甲定上中下戶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名曰均工夫圖冊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泛

宣德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爲斷放大

戶而勾單小里胥得上下其手議者謂不如專計丁糧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當丁糧數酌其中役以應差編次先後名曰鼠尾冊其法蓋正統初僉事夏時創也

天順間諸上供者官爲支解而官府公私之需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無所給惟計值年里甲祇應而里甲病矣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舉

明初制天下貢土所有有常額珍奇玩好不與

卽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顧其目冗碎奸黠者緣爲利孔又大工營繕祠官祝釐資用繁溢迨至中葉倭寇交訐仍歲河決國用耗殫於是里甲均徭浮於歲額常役之外因事編僉歲有增益天下苦之

嘉靖間行一條鞭法民稍便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不能盡遵也迨天啓時厰庫徧布關黨縱橫及其季也軍役日興搜括殆盡以迄於亡

以上

明一代里甲之大概

多見明史食貨志

寶坻里甲十年一輪照則應役正德以後百凡
應用科派皆出其中騷擾甚矣嘉靖初知縣楚
書申請撫按將戶口原額外流寓區等均徭協
濟里甲於時民稍得蘇

流寓銀後又爲上司取用里甲復困知縣唐鍊
查復舊規凡不經之費悉行樽節始改用公灘
次錢仍請將流寓銀辦公并以商銀助之是時
按察使張守中頒里甲總會事宜唐公爲之勒

碑

見唐公
鍊碑記

自隆慶六年按院定議見年經費次銀內除協
濟商流銀若干外乃以二甲代共五年一周欲
以紓民力也行之既久百弊復生至萬歷二年
知縣張世則查原議籌省汰冗役減遞馬共裁
銀一千一百八十八兩分外無得科派

見明續志後

萬歷戊子知縣袁黃憫里甲累如庫子廩夫當
之家立破而皇木車花板石貢銀魚等費動以
千百數悉議裁并申復養馬七頃二十畝原額
汰里長重夫重馬之類民甚快之

見袁公德政記

萬歷壬辰永平通判張兆元攝縣篆時方有軍警調發無虛日兆元委曲區處停撥馬減更夫

以省里甲之擾

見張公德政碑

崇禎壬午知縣高承埏之官以太僕寺議寄養

馬匹改徵草料銀七千餘兩請復會典種馬法

又以邑最苦解戶請視地之多寡定役之重輕

見高公家傳○以上寶坻里甲受困之大畧明志畧載之杜志及伍志藁俱不載

按明史之所論者若彼邑明志之所載者若此

民生憔悴可勝言哉就其中邑里甲所尤患者

有三其一爲工部廠弘治間工部以苦蓋皇木
奏令中官於武清採打蘆葦延至寶坻開設廠
所王振劉瑾魏忠賢三閹肆惡其黨益橫需索
館穀鷄犬譁然其一爲孳生馬永樂間派孳生
馬於寶坻至景泰改爲寄養爲數二千四十九
匹養馬一匹免糧六十畝每里置羣長醫獸各
一人倒失一匹徵銀二十兩馬價積至鉅萬嘉
靖中印馬察院顧革馬頭一千六匹其價自四
十一年前者免之而萬歷以後倒失又不勝計

矣迄於末季賠累無已其一爲貢銀魚永樂間
歲差入貢九次後尙膳監差中官二員躬採遂
於北潭等處設厰梁城所則有椿木銀本城則
有柴薪銀往復九次動費千金弘治初巡撫屠
疏革不數年復行中官愈恣動託勅書治以驚
散銀魚之罪邑令胡與之所以作銀魚說也其
他如花石斫薪擡柴運料接遞站舖淺夫之類
特爲役之小焉者耳雖代有循良議裁議減而
區區修補百孔千瘡三大弊者殆直與明相終

始焉恭逢

聖朝一切罷除洒甘雨於雲間消療薪於原上昔也
何悲今也何樂蓋天運之循環固剝極而必復
也諸常役中惟隄夫爲運河挑淺而設例派一
百三十名卽於所徵丁銀內扣除九百餘兩爲
隄夫工食後因實民不習水利墊銀倩僱僉派
時里書不無那移轉換乃於衆夫外設總頭一
名領之給以一年工食使代募應數其後總頭
有悞點驗輒飄然遠去勢不得不仍執隄夫是

問乃議將工食銀稍增之解管河工部衙門以聽官募及年餘工部未及細查提夫如故前志方以爲憂迨康熙三十九年奉文全裁而民間乃更無一役之擾矣臣伏思民生爲天下之根本畿甸尤萬國之觀瞻明自中葉後康好逸豫膜視其民耗於武衰於神至熹宗而壞亂極焉計臣進諛中官肆毒日朘月削長此安窮此明之所以亡也我

國家

歷聖相承保民若赤樽節愛養爲天下先減賦攤丁
養廉汰冗不事會計小術而一惟藏富於民是
以無弊不除無羨不革至於如此近復

欽頌恩赦

詔天下無出明年租則且并正額而蠲之矣况力役

也哉臣林謹記以志

聖朝之監於前代永綏生民者乃萬年保治之謨非
獨一方慶幸已也

圖給

圈給不列於賦役者以編入旗籍別有所轄也然其實本境內地不可以不書且始之別其界者特懼其擾民如明之皇莊耳百年以來約束嚴明旗民相習則又宜聯絡而維繫之使休戚相關緩急相濟以永享太平之樂利余於鄉閭中已標其概茲復鄭重而詳論焉

順治二年三年四年差滿官楊了青殷達禮等將民地圈給正黃鑲白兩旗共四千四百一十七頃三十六畝八分八釐五毫

順治三年四年六年七年投充旗人劉喜芮翀
南劉永寧周用亨等共帶去地一千五百一十
五頃三十二畝三分四釐六毫

順治三年差滿官楊了青將補民宮地馬房地
內圈給鑲白旗九百八十二頃二十三畝一分
四釐六毫

康熙四年六年七年十二年奉部差圈除地二
十七頃一十畝

順治四年差滿官楊了青將竈地圈給鑲白旗

四百六十一頃八十七畝三分

康熙二十二年三年員外郎馬尼桑格筆帖式
給薩密卓林等將開荒地圈給各旗壯丁四十
三頃八十畝

順治三年四年滿官殷達禮楊了青圈給額外
宮邊府地共一千一百六十九頃四十七畝二
分五釐六毫其在梁城所者歸寧河

順治三年四年滿官楊了青殷達禮等圈給額
外駒子金蓋牧監等地共一千九百三頃五十

五畝七分九釐二毫七絲

又圈給查出斷出墾荒諸地及已退而仍圈者積年共七百一十九頃五十畝一分

又各旗退交輪租地共五十五頃二十二畝七分六釐四毫一絲一忽此現在征收數也查此項地畝退交在縣時爲數尙多因續有戶部主事會同內務府撥給莊頭當差者亦有戶部劄付章京撥給包衣佐領下歸奉

恩將軍者是以止剩此數

按近畿之區古稱甸服公卿大夫采地在焉藉民力以耕而納穗秸供廩餼所謂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也今之圈地與明之莊田均取諸食采義耳但規制莫不善於明而莫善於今有可得而核論者明洪武初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田多者百頃親王千頃時莊佃已多倚威扞禁者嘗召諸臣戒諭之仁宣兩朝乞請寢廣至英宗時而諸王外戚所在侵奪復辟後中官叨非分之賜御監開進獻之門畿內乃

騷然矣憲宗以沒入曹吉祥地爲皇莊皇莊之名自此始也其後莊田徧郡縣管莊官役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甚至占房產歛財物汚婦女稍與分辨輒被執縛民罔不盡傷孝宗納尙書李敏言戒飭莊戶命凡侵牧地悉還之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戍邊民害稍蘓武宗侈汰增皇莊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奪民田者無算其患復熾世宗知民困四十餘年中頗裁汰之及神宗而又甚焉王府官及諸闈丈地徵稅旁午於道

漁歛慘毒殆不忍聞流極以至熹宗逆璫亂政
東廠橫行民不聊生而國亦亡矣蓋莊田之不
善若此考邑舊志則境有仁壽宮有汝王景王
涇簡王府有永淳公主駙馬謝永福長公主駙
馬鄔諸所以及定國公建昌侯錦衣衛指揮皆
有莊而牧廠監地都爲中官所盤踞此地之困
於莊田遑待問哉我

朝定鼎案圖考籍度土規方準古食采例圈民地
給各旗旋卽撥補

聖祖八年復議改圈以科臣疏停止培植六十一年蕩蕩平平無偏無陂

世宗憲皇帝繼之益加訓教道一風同我

皇上御極以來爲八旗贖轉質之產支未給之糧俾一無所擾於民是以百年到今旗民雜處而無纖芥之嫌者由措置詳而德施溥也抑臣伏讀

兩朝

上諭而竊歎深思遠計超軼尋常萬萬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乎謹查雍正

六年三月署直督宜兆熊劉師恕題叅良鄉知縣冉裕棐懲責旗人奉

上諭旗民均屬一體地方官審理事務只當論理之曲直分別賞罰不當分別旗民今奉行之員本無過失將伊叅奏甚屬不合着該部查明及部查覆不准地方官杖責之例奉

特旨免其解任嚴飭督臣是旗人既與民同隸卽應受治於有司不得以其非民而別之也再查乾隆七年四月

上諭淳軍本係漢人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
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勲歷世既久自無庸
另議更張其餘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
族黨姻屬在他省者意欲稍爲變通如有願改
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等
因繼經都統及 王大臣議奏內有入籍在近
京五百里內居住並有老園地畝自置產業如
不愿轉售應仍聽其耕種爲業奉

旨依議是漢軍雖改歸原籍而田產仍令耕種不得

以其非旗而棄之也 臣竊因

大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悟久安長治之策而知此日之
旗民宜合治於有司此日漢軍改籍之田宜視
旗退輪租例並隸於有司蓋旗人土於斯過百
年矣非若新遷之際懼其渙散而不可合也同
耕境內之田同居境內之宅卽同隸於境內之
官間有爭訟有司得據理而平斷之何待文移
往返哉其小者則竟從有司衙門審結一報理
事同知一報本州郡其大者則一詳布政使一

達章京案易結而令易行至便也况旗退輪租之地其租原係有司承徵卽凡屬莊田莊頭亦何能盡種仍賃租於小民民利種地往往以利啗莊頭願加額故有朝許甲而暮移乙者迨抗租不交始控追於有司夫有司先未知其承種之由又得責以必如私許之額耶若歸有司合治則視田之上下定額之重輕額定而承種者與索租者兩無辭矣尤有要者四鄉中阡陌通焉疆理共焉而自來河隄水道往往在民者謂

爲有主捨在旗者謂爲無主捨旣云無主遇修築時莫爲認管一處之工缺則全境之防踈前令程璇議令附近村莊老人協助祇一時權宜而已非其田而強令修築將誰服焉邇年知縣洪肇楸每遇開河築隄等事至無主處必傳集莊頭而勸諭之率多欣然從事然情感理喻特爲非已所治故耳若歸轄於有司則法之所在令有必行凡四鄉內外無不可協濟之功安在順莊版圖諸法不可行於此地耶

臣楸所以因

大聖人至公無我之心維久安長治之策而謹抒芻蕘
冀異日有採以入告者俾羣萃州處之倫相親
相睦永永於無紀極也若夫規制之善至矣盡
矣又待小臣之揚厲乎哉

論曰爲政無他在權其利弊而已顧利弊之在
目前者興革特易易耳正惟一時行之未卽利
久而利且什伯一時行之未爲弊久而弊且無
窮是之不可不審也審之如何曰無欲速其利
乃續無紛更其弊乃澄若有利而莫底其功有

弊而不充其類可勝惜哉如邑中河隄營田蠶桑三者嘉謨具在奈何忽諸而念革剝船里役之不易則類此者可推矣若夫圈給類莊田而明今兩代利弊迥殊體

歷聖之深仁可不思萬年之長計乎予於前文十五卷外復娓娓詳言之總不離乎利弊者是無以爲紙上空談迂濶而遠事情也

集說卷之十六終